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三 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浩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三

器物部二 鼎 鑊 鎗 釜

鼎一

原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 又曰鼎上大下小 爾雅曰鼎絶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鼎斂上而小口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謂之鬲舉鼎具謂之鉉鉉貫耳以舉鼎者 周易曰鼎元吉

亨彖曰鼎象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又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　毛詩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增左傳曰飧有陪鼎　周禮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又曰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劑考工記曰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　原禮記曰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　增正義曰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後鑄金而為此器一有烹飪

之用一有象物之法　原歸藏占曰鼎有黃耳利得鱣鯉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有鼻目以銅為之三足　晉中興書曰鼎者金銕之精神器也文列八卦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爨自沸不炊自熟不汲自盈不舉自藏不遷自行絪緼之氣自然而生亂則藏於深山文明應運而出故禹鑄鼎以擬之　孫氏瑞應圖曰神鼎者質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

生五味昔黄帝作鼎象太乙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為九鼎象九州王者興則出衰則去　墨子曰巫馬子問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墨子曰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盲也昔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成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乙又言繇曰逄逄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而遷三國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　增揚子曰九鼎待人而後實

拾遺記曰禹鑄九鼎擇雄金為陽鼎雌金為陰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　博古圖曰歷代之鼎形制不一有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鍊色如金著飾簡美者辛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横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㳂布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晉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起饕餮間以雲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孟鼎之侈口中鼎

之無文伯碩史頊鼎之至大金銀錯鼒之絶小或自方如簠或分底如鬲或設蓋如敦曰崇曰貫則名其國也曰饞曰刑則著其事也曰牢曰陪則設之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極也　類書曰鼎之為象也圜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黄耳以象才之中金鉉以象才之斷象饕餮以戒其貪象蜼形以寓其智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著夔龍以象不測之變至於牛鼎羊鼎又各取其象而飾焉古人用意皆有所取

非特為觀美也

鼎二

原史記曰黄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羣臣後宫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增又曰齊人公孫卿有札書曰黄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區對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　原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以

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天大雨　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增鼎録曰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史記曰武王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　原左傳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名莊公於鄭而立之以郜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曰楚子伐陸

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方有德
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桀有昏德
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
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增又曰魯侯享晉六卿賂荀
偃以乘馬加璧束錦先吳壽夢之鼎注以馬璧為鼎之先也　又

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問曰寡君有疾夢黄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原又曰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于郭西閶門外鑿地為池積土為山文石為槨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之　增史記曰文帝後元年

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上使治廟汾陰南欲祠出周鼎　又曰武帝時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欵識迎至中山曣昷有黃雲蓋焉有麃過帝自射之以祭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　漢書曰汾陰得寶鼎藏於甘泉羣臣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曰非周鼎帝問曰羣臣皆謂周鼎爾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

可無説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説臣聞周自后稷公劉太王文武周公德澤上昭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周鼎今漢自高祖布恩施惠陛下功德愈盛珍瑞畢見天作有德寳鼎自出此天以與漢漢非周也按鼎録云汾陰寳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為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至山伏其靈海伏其異　又曰東方朔對武帝曰夏育為鼎官注今殿前舉鼎官　鼎録曰漢宣帝建章銅簴銅人生毛以為美祥鑄一金鼎埋之建章宫　東觀漢記曰廬江獻鼎詔

召鄭衆問齊威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　原晉起居注曰咸和元年宣城春穀縣民獲古鼎可受三斛餘羣臣畢賀　晉陽秋曰咸康八年穀成縣民留珪夜見門内有光取得玉鼎一圍四寸廬江太守以獻　南越書曰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脱而鼎潛既而執紖者莫不疾耳蓋尉佗之鼎

增玉海曰貞觀二十二年九月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受

五石三斗旁有銘刻響若洪鍾開元十三年十月壬申萬年人工慶築垣掘地獲寶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永寶用二十一年六月庚子眉州獻寶鼎重七百觔無耳足有篆書數字天寶元年五月平涼獲古鐵鼎獻之元和二年正月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初永州人唐履昌得之重一百十二觔　五代史曰唐張策字少逸聰悟好學其父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

時年十三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耶同大驚異之　宋史曰咸平中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令句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　玉海曰皇祐五年鑄鼎十有二圓丘用五宗廟七又作鸞刀郊廟各一初賈昌朝侍經筵帝問鼎卦聖人亨以享上帝今郊何以無鼎昌朝不能對曰容退而講求于是詔禮官議以為郊有亨

牲進熟遂命阮逸胡爰鑄銅鼎制鸞刀帝親書刻之牛鼎容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乙酉御崇政殿觀新樂及新作晉鼓三牲鼎鸞刀以補禮器之闕　禮志曰皇祐五年閏月制三鼎鸞刀郊壇正配二位太廟七室牛羊豕鼎各一郊十二鼎扃無文飾廟二十一鼎三聖加三鼎奉慈后廟分命大臣行禮常祀公卿攝事十鼎皆塗金扃以玉飾　宋史曰劉敞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

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　又曰政和四年用方士魏漢津之説備百物之象鑄鼎九中央曰帝鼐色黄北曰寶鼎色黑東北曰牡鼎色青東曰蒼鼎色碧東南曰岡鼎色緑南曰彤鼎色紫西南曰阜鼎色黑西曰晶鼎色赤西北曰魁鼎色白政和六年又用方士王仔昔議改帝鼐為隆鼎彤鼎為明鼎阜鼎為順鼎晶鼎為藴鼎魁鼎為健鼎寶鼎如舊牡鼎為䌉鼎蒼鼎為育鼎岡鼎為潔鼎八年又用方士言鑄神霄九鼎曰太極飛雲洞劫

之鼎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煉神之鼎蒼蠅火蛇蟲魚金輪之鼎與漢津所鑄凡十八焉　玉海曰政和七年四月十八日禮制局言宗廟用九鼎其三為牲六為庶羞周頌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明堂所用牲而已庶羞之鼎不當設元豐奉祀禮文明堂正配各用牛一羊一豕一請宗祀止用三鼎而不設庶羞之鼎其俎亦用六　宋史曰趙汝愚嘗夢孝

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巽寧宗以素服登大寳葢其驗也

鼎三

原銘功 分器 漢書曰宣帝時漢陽得寳鼎上刻書云王命尸臣云云張敞議云殆周之褒賜子孫刻銘其先功者也 左傳云楚子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 增飾玉 楚詞天問云緣鵠飾玉注伊尹修飾玉鼎以事湯湯賢之以為相 塗金 唐書云則天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姚璹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臣覩其上先有五采豈待塗金為符曜耶 鏤錘

破備　淮南子云周鼎鑄倕使銜其指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注倕堯之巧匠周鑄鼎鑴倕身於鼎使自銜其指　鼎録云吳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以紀功其文曰破備

鎮山　原出水　鼎録云吳孫亮于武昌鑄一鼎文曰鎮山　史記云秦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按正義云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八鼎入于秦中故始皇欲祠而出之也

增

定軍　受禪　鼎録云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理漢川文曰定軍　又曰魏文帝黃初元年鑄受禪鼎

用醴　承露　又云漢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貯酒其文曰羣臣元日用醴鼎　又曰東漢安帝延光四年鑄一鼎于少室山文曰承露

龍頭　豕腹　上下俱詳韓愈石鼎詩

煑汞　原陶金　宋史云張永德寓睢陽有書生就永德求汞五兩即置鼎中煮之成

十金 南越書云永城縣江前有神鼎圓數里耳高五六丈葛稚川有云赤松子陶金丹鼎 增長

滿 大通 鼎録云漢廢帝賀鑄一小鼎貯酒四足受二斗其文曰長滿 又云梁武帝大通元年埋一鼎于蔣山文曰大通真鼎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沈之九江中並蕭子雲書 龍形 豹尾 又云蜀先主時有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象龍形 又云吳孫權獵樊山見一嫗問得何獸答曰得一豹曰何不截尾遂為嫗立廟并鑄一鼎文曰豹尾鼎

刻經 紀書 鼎録云漢張道陵得仙鼎十刻丹經埋於雲臺山下 又云晉王羲之作一鼎紀已之書名曰書鼎沈於九江 呴雉

烹雞 史記云武丁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呴 後漢書云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少汁則熬

傳器 記圖 史記云西周武王曰居三代之傳器索隱曰謂九鼎 鼎録云東漢張衡制地動圖

記之於鼎沈於西鄂水中

原秦求　增齊索

戰國策云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顯王患之顏率曰臣請東借救於齊至齊謂王曰秦無道欲興兵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五萬人使陳臣思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顯王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至齊謂齊王曰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途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梁率曰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將寄徑于楚對曰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章華之上久矣若入楚必不出王曰寡人何途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漓然可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途之從而出竊為大王私憂之願大王疾定所從出敝邑

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韓非子曰齊伐魯索饞鼎魯以其贋者往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惠曰吾亦愛吾鼎

改縣名門　地理志曰河中府寶鼎縣本汾陰開元十年獲寶鼎更名有后土祠舊史云十一年獲鼎改縣名　後漢郡國志云雒陽東城門名鼎門注帝王世紀曰東南門九鼎所從入

原象三公　收九牧　上詳易注疏　郊祀志云伏羲興鑄神鼎一一者統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增容五斗　受一斛　後漢書竇憲傳云和帝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伐單于大敗之揩落山憲登燕然山勒石紀功南單于於漢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　宋書曰泰始七年義陽郡獲銅鼎受一斛并蓋並隱起鏤

刻孝子

勸忠臣　鼎錄云漢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又魏武帝作一鼎與太子名曰孝鼎刻畫古來孝子姓名　又曰漢王商單于所畏帝鑄鼎刻其功以勸忠臣

圖神姦　**著饕餮**　子華子云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　呂氏春秋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

平寇盜　**宜侯王**　鼎錄云漢成帝綏和元年匈奴平鑄一鼎其文曰寇盜平黃河清　又云蜀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

鑄刑書　**銘文德**　左傳云昭六年鄭子產鑄刑書注鑄于鼎又昭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蔡邕集云橋公廟碑云文德銘於三鼎武功勒于征鉞

伏萬國　**和四方**　鼎錄云漢宣帝甘露元年于華山仙掌鑄一鼎擬承甘露

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 又云漢昭帝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一鼎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去腥傷

孟説舉 項羽扛 史記云秦武王與孟説舉龍文鼎絶臏而死 揚子云烏獲任鄙項羽皆力能扛鼎抃牛

和五味 造六熟 上見説文 孔帖云常山王承乾造六熟鼎招士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燖

出王雒山 沈彭蠡水 後漢書云孝明帝時王雒山出寶鼎詔太常陳鼎於廟 鼎録云孫權黄武元年於彭蠡水沈一鼎其文曰百神助陽侯伏

丞相紀功 君王資膳 又云蕭何為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其文曰紀功鼎 又云漢景帝鑄食鼎以金銀銅雜為之若瓶無足文曰五熟是資君王之饍

鼎四

增三鼎 瑞應圖曰黃帝造三鼎以象太乙曹植有黃帝三鼎贊

五鼎 漢書云主父偃云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

餗鼎 宋鼎銘曰宋公鱳作餗鼎

膳鼎 鼎錄云漢元帝初元二年鑄一鼎大如甕無足其文曰皇帝膳鼎

儒鼎 又云漢靈帝熹平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鴻都門文曰儒鼎

神鼎 白虎通云澤出神鼎

魚鼎 又云東漢順帝永建六年鑄一鼎於伊水名曰魚鼎

柱鼎 漢官儀云帝於開陽門夜直樓上作一鼎文曰柱鼎

建國鼎 又云王莽建國元年鑄一大鼎文曰建國鼎又作一鼎文曰君臣之鼎

克漢鼎 又云蜀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埋之丙穴中又鑄一鼎名曰八陣鼎沈於永安水中紀行軍奇變又埋一鼎於劒口名劒口鼎

蛟龍鼎 又云東漢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於洛水名曰蛟龍伏

君臣鼎 詳建

國鼎 **八陣鼎** 詳克漢鼎 **一斗鼎** 汾陰宮鼎銘曰平陽一斗鼎 **九龍鼎** 淮南子云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 **三螭鼎** 汾陰宮鼎銘云唐三螭鼎 **餗釬鼎** 宋夫人鼎銘云宋君夫人之餗釬鼎 **常燃鼎** 杜陽編云貞元八年呉明國貢常燃鼎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食不熾自熟云食之令人反老 **元凱鼎** 鼎録云呉顧邕鑄一鼎文曰顧元凱鼎 **敬康鼎** 又曰孔愉獲一龜放之遂作一鼎文曰孔敬康鼎 **曾氷鼎** 蔡邕銘論云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氷 **康寶鼎** 漢郊祀志云宣帝以方士言立周康寶鼎祠於未央宮中 **魯岑鼎** 呂氏春秋云齊攻魯求岑鼎魯公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 **衛舒鼎** 左傳云定公六年二月衛公叔文子曰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

犂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

銘昆吾 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鼎

原烹文摯 白帖云文摯發怒齊湣王以愈王疾王命生烹文摯三日三夜不死顔色不變文摯曰胡不覆鼎以絶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增紀征伐 鼎録云魏武帝鑄一鼎於白鹿山記征伐戰陣之能也

紀歷數 又云蔡邕為侍中封高侯作一鼎記漢家歷數又吳孫晧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歷數

撰鼎録 書目云陳太子中庶子虞荔撰鼎録一卷録自古鼎形象款識始於夏九鼎終於王義之書鼎

作鼎歌 史記云漢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負鼎詣闕 唐書云和逢堯於武后時負鼎詣闕下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讓曰昔桀不道伊尹負鼎於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逢堯不能荅

奉鼎

安宮宋史五行志云徽宗崇寧四年秋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

原漢德方盛武帝善吾丘之言　周德雖衰楚子慚王孫之對

鼎五

增詩漢班固寶鼎詩曰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唐韓愈石鼎聯句詩曰巧匠

斲山骨剜中事煎烹劉師服　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侯喜

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軒轅彌明　外包乾蘚文中有暗浪

驚師服　在泠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　謬當鼎鼐間妄使水

火爭彌明　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　上比香鑪尖下與

鏡面平喜　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彌明　一塊元氣閉細

泉幽竇傾師服　不值輸瀉處焉知懐抱清喜　方當紅鑪熑

並見小器盈彌明　睆睆無刃迹團團類天成師服　遥疑龜負

圖出曝曉正晴喜　旁有雙耳穿上有孫鬐撑彌明　或訝短

尾銚又似無足鐺 師服 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 喜 何當出灰灺無計離瓶罌 彌明 陋質荷斟酌狹中媿提挈 師服 豈能煮仙藥但未污羊羹 喜 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 彌明 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 師服 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 喜 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 彌明 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 師服 常居顧盼地敢有漏泄情 喜 寧依熛熱弊不與寒涼并 彌明 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 師服 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 喜 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

手所摿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顧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俱彌明

司空圖鼎詩曰革物信能和五味承恩應可象三公

宋歐陽脩葛氏鼎詩曰大河昔決東南流蕭條東郡今遺湫我從故老問其由云古五鼎藏高丘地靈川秀草木稠鬱鬱佳氣蒸常浮惟物伏見數有周秘藏奇怪神所摎天昏地慘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秋蕩揺山川失維陬九龍大戰驅蛟虬㓷然岸裂轟雲騶滑人夜驚鳥嘲啁婦走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叫黃屋

憂聚徒百萬如蚍蜉千金一埽隨浮漚天旋海沸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様古質非今侔器大難用識者不以示世俗遭揶揄明堂會朝饗諸侯饔官百品供王羞調以五味烹全牛時有用舍吾無求二三子學雕琳球見之始驚中歎愀披荒斷古爭窮蒐苦語難出聲伊嚘馬圖出河龜負疇自古怪說何悠悠嗟我老矣不能休勉强作詩慙效尤　邵雍問鼎詩曰請將調鼎問於君調鼎工夫敢與聞只有鹽梅難盡

善豈無薑桂助為辛和羮必欲須求美衆口如何更得均切勿輕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

明謝應芳古鼎歌曰碧雲師著金伽黎空王殿前龍象隨當階一卒送古鼎狀若獻寶波斯兒羣緇聚觀方丈室中有老僧前致詞云是山中舊時物立誦款識能無遺文詞詰屈錯盤詰字體隱伏蟠蛟螭蒼姬訖録世屢改不知何代來如斯謝家寶樹修佛刹巨搆價與秦城齊鼎兮鼎兮什襲去歲經六紀令來歸師聞此語重歎息兵火連年

炎九域金鐘大鏞棄道傍總若沈沙銷折戟鼎歸禪日
獨無恙護持信有天龍力摩挲兩鉉濕煙霧錯落丹砂
映金碧光如摩尼含五色高比珊瑚長一尺嗚呼羲軒
之鼎莫可求禹鼎亦已淪東周世所用者非爾儔或彫
豕腹徒色羞調羹爾無與覆餗爾不憂歸來兮歸來北
山兮蒐裘汾陰自有為時出切勿放光驚斗牛
增賦唐趙良器鼎賦曰夫君所以為天下重者以其寶
位鼎所以為天下貴者以其神器則君得鼎以祚長鼎

應君以時昌故黄帝徵大匠稽舊章興國貢物遠人來王鏟銅扵雷首之下合冶扵荆山之旁聲沓沓以海沸氣曈曈而電光乾坤扵是震動日月扵是昭彰劂然煙收而爐滅卓爾成功而効祥煥以雕文錯虬龍之鱗介騰乎瑞色雜天地之玄黄蓋聖人所以享帝養賢烹飪薦祉重以安國利以出否納之不以其道則君失其人聽之不以其聰則雉鳴扵耳是以囊括衆彚恢模崇深苞木火扵六爻之象鏤山川扵九牧之金扵是總百靈

之異見萬國之心然美其影射金晶光飛玉鉉論者徒議其大小覼者寧識其深淺故道歸天命無勞楚子之言德自休明實賴王孫之辨爾其法剛柔之節順行藏之志乃有道則見生於汾水之陰無道則隱没於彭城之地可以斥奸慝可以禦魑魅應時而動吉無不利故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何明聖之至神棄陰陽之至精德表先知火不燃而自沸量含光大水不汲而自盈既去故以元吉終取新而利貞則知執虛以待物者

正乎位體柔而進巳者宜乎亨故能應皇家之至德垂不朽之鴻名　梁徳裕寳鼎賦曰昔軒皇之有天下也鑠至範愜崇謨用建皇極永康帝圖徵鐵於晉國之野鑄鼎於荆山之湖以陰陽作炭以天地為罏下碎礦而星入鼓長扇而風驅炎氣旁飛寒雪影消於玉馬紅光四照晴日色掩於丹烏於是以泄以竇以鎔以模故寳鼎之芳跡斯可得而聞乎爾其為狀也下實上虚外圓內朗玉鉉金耳之飾巽木離火之象法三台之位均九

州之壤鏤厥奇狀文有鸞鳳蛟龍禦其不若怪無魑魅

魍魎故夫長子主之而祭聖人饗之而養徒覩其闡微

洞幽崇德辨義作域中之寶通天下之利不汲而盈不

炊而沸輕重自隨於德元亨克保于位楚問伊川表周

王之至德齊求穀水豈人功之可致當令鼎命麹車鼎

刑措獄道德以為矩敦龎以淳俗不改法於六籍不徵

金於九牧自獲汾水以定郟鄏邁軒后於往圖遺夏王

於厚蘇況伊尹作相由果為僕乃傴僂其身不覆餗於

足朗日月於金鏡調風雨於玉燭庶績其凝百姓無欲愚難復望於其道欲負之而踽躅　盧庚梓潼神鼎賦曰不假雕鐫宛然文字　宋徐爽試鑄鼎象物賦曰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原銘宋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古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和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晉讒鼎銘曰昧旦丕

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按服虔曰疾讒之鼎也一曰讒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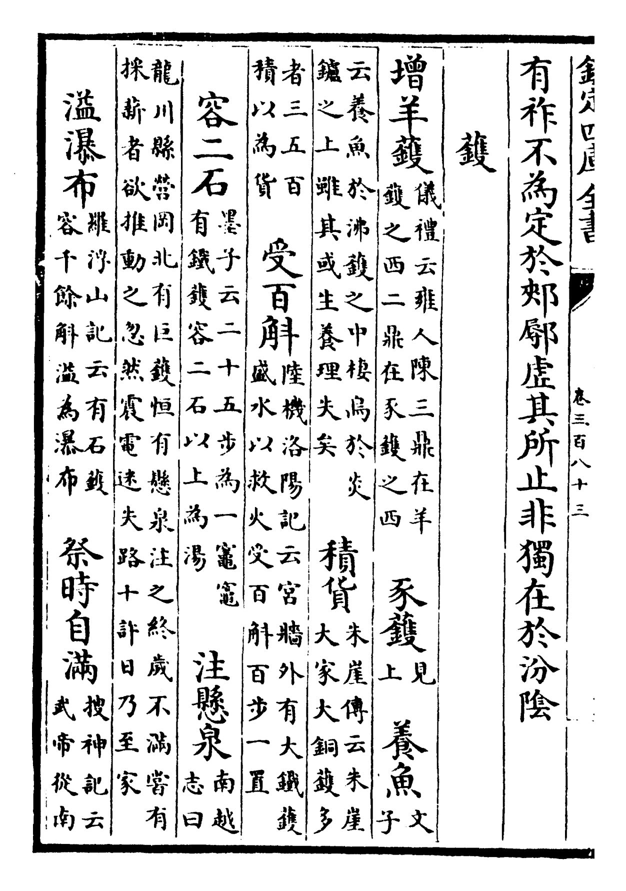
後漢崔駰仲山甫鼎銘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　崔瑗竇大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焉雉膏之美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為元寶君臣享位足勝其任鬻保寶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黃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鏤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貽

則後人　李尤鼎銘曰五鼎太和滋味集具雖快其口損之為務　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阤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增唐皮日休隋鼎銘曰隋氏有鼎其器非古以詐為金以賊為鑄以虐火煎四海以毒氣蒸九土天假唐力扛之仁地以澤撲虐火以德銷毒氣既折其足又齧其耳噫嘻聖王無畜茲器　宋蘇軾漢鼎銘序曰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

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無異嗟乎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已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絶周之祀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

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惟五帝三王及秦漢以來受命之

君靡不有兹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
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
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矣　劉敞鼎銘曰帝興神
鼎象天地人赫赫神鼎聿維國珍光潤龍變其德日新
原賛晉郭璞賛曰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無
化有赫赫三事鑒於覆餗
原啟梁劉孝綽送瑞鼎諸相國梁公啟曰生木遊火之
禽夾陷紀朔之華白環銀甕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天



有祚不爲定於郟鄏虛其所止非獨在於汾陰

鑊

增羊鑊 儀禮云雍人陳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

豕鑊 見上

養魚 文子云養魚於沸鑊之中棲鳥於炎鑪之上雖其或生養理失矣

積貨 朱崖傳云朱崖大家大銅鑊多者三五百積以爲貨

受百斛 陸機洛陽記云宮牆外有大鐵鑊盛水以救火受百斛百步一置

容二石 墨子云二十五步爲一竈竈有鐵鑊容二石以上爲湯

注懸泉 南越志曰龍川縣營岡北有巨鑊恒有懸泉注之終歲不滿嘗有採薪者欲推動之忽然震電迷失路十許日乃至家

溢瀑布 雜涉山記云有石鑊容千餘斛溢爲瀑布

祭時自滿 搜神記云武帝從南

岳至廬江潛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輙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

大旱不減 武當山記云魏興反照山上有三公鐵鑊常有水數十斛雖大旱而不減

梁武施僧 山堂肆考云潤州甘露寺大鐵鑊二武帝所鑄造食以施僧者

孟嘗供客 封氏見聞録云青州南城佛寺有二大鑊一容四十石一容三十石舊傳寺即孟嘗君宅鑊乃造食以供客者

鎗一 與鐺同

增通俗文曰鬴有足曰鐺 韻府曰鐺釜屬有耳三足

温酒器

鎗二

增温酒　煮藥山堂肆考云後周孟信為趙太守政尚寛和山中老人以肫膊酒餽之信和顏接引自出酒以鐵鐺温之曰吾至郡無人以一物見遺卿獨有此餉且食菜久欲為卿受一肫膊耳酒自有不須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肫進之　列仙傳曰周貫號木雁子欲攜李生同修仙道不從之貫指煮藥鐺云頑鈍天教合作鐺饒他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　折脚　有耳無業禪師云看他古得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煮飯喫過三十年　宋太祖紀云雷德驤判大理寺言趙普强占山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二齒

鎗三

原給太子東宮舊事云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　增嫁公主杜陽編云咸通九年

同昌公主出降以金銀為升欄鐺之屬

原遺何點 齊書云竟陵王子良遺何點以徐景山酒鐺

增賜攸緒 唐書云武攸緒隱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栝塵皆流積不御也

煮山川 呂仙傳云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

病心腹 孔氏志云有人若心腹病死後剖視之得銅鐺一枚容數合許

水部不識 南史云陳暄與兄子秀書曰何水部眼不識盃鐺而吾口不離甌杓

供奉與同 李白詩云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

鎗四

原詩梁吳筠以服散鎗贈殷鈞詩曰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說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為切執以代疏麻長貽故

人別　增唐陸龜蒙味酒鎗詩曰景山寶名士所玩垂清塵當作酒家語自言中聖人奇器質含古挫糟味應醇惟慷魏公子即此飛觴頻　皮日休和陸龜蒙酒鎗詩曰象鼎格仍髙其中不烹餁惟將煮濁醪用以資酣飲偏宜旋樵火稍近餘酲枕若得伴琴書吾將著閒品

釜一

增說文曰鍑釜大口者銼鍑也　方言曰釜自關而西謂之釜或謂之鍑　原爾雅曰區四為釜　增廣雅曰

錪鬲鍑錍鏤鍪鍪錡釜也　埤蒼曰鍚鉼小釜也　原白帖曰釜大者曰鍑　古史考曰黃帝始造釜　毛詩曰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又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

周禮注曰豐年人食四釜為上歲三釜為中歲二釜為下歲謂一月食米也　增春秋繁露曰夏求雨曝釜于衍十日　淮南子曰鈆不可以為刀木未可以為釜

魏子曰鼎以為希出而世貴之釜鬲常用而世輕之

兵書曰初出軍行三炊釜不得覆覆釜軍敗　原楚詞

曰黄鍾毁棄瓦釜雷鳴　增杜甫詩曰紫駞之峯出翠釜

釜二

增物理論曰堯世洪水民登木而栖懸釜而爨　淮南子曰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　吕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或遇之山中負釜　原白帖曰曾子曰吾及親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吾心悲　增韓子曰智伯

圍襄子於晉陽決晉水灌之城中懸釜而炊　原史記

曰蔡澤入于趙見逐入韓之魏遇奪釜鬲於途　增又

曰項籍救鉅鹿沈船破釜甑以示必死　後漢書曰王

莽納言將軍嚴尤欲據宛漢齊武王伯升乃陳兵誓衆

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匈奴

得釜鑊二三千枚　謝承後漢書曰胡郡為淮南太守

使羣下閣外炊㬥作乾飯閣中不設釜竈　又曰頴川

尹暹為徐州刺史以小銅釜甑十日一炊　魏畧曰鍾

鍅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鍾繇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饗帝養賢昭德祈福今之嘉釜有踰兹美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故勒銘釜口賛揚洪美垂之不朽銘見後 宋史曰李濤免相歸第時中書厨釜鳴者數四 元史曰富珠哩翀先金泰和間生于江西贑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為異後翀果學問文章無足比倫元至大間授翰林編修官至禮部尚

書

釜三

增織竹 裴淵廣州記云東觀郡煮鹽織竹為釜以牡蠣屑泥之燒用七夕一易

鑿石 前秦録云處士張忠隱于山中鑿石為釜容六斗四升

原魚游 後漢書云揚州賊率張嬰詣太守張綱降曰苟全性命如魚游釜中

增虹飲 異苑曰薛願家有虹飲釜中水盡以酒灌之便吐金滿釜而顧因之豐富

原轑羮 漢書云高祖過丘嫂嫂轑釜羮佯為羮盡後封其子羮頡侯

澳粕 白帖云石崇以蠟代薪王愷以粕澳釜

增炒麥 南唐近事云元宗嘗欲真珠數升耿先生曰易事耳命以小麥數升以銀釜炒之食頃成珠

烝丹 茅君内傳云欲合九轉丹先作神釜

淼之

炊熱　原沃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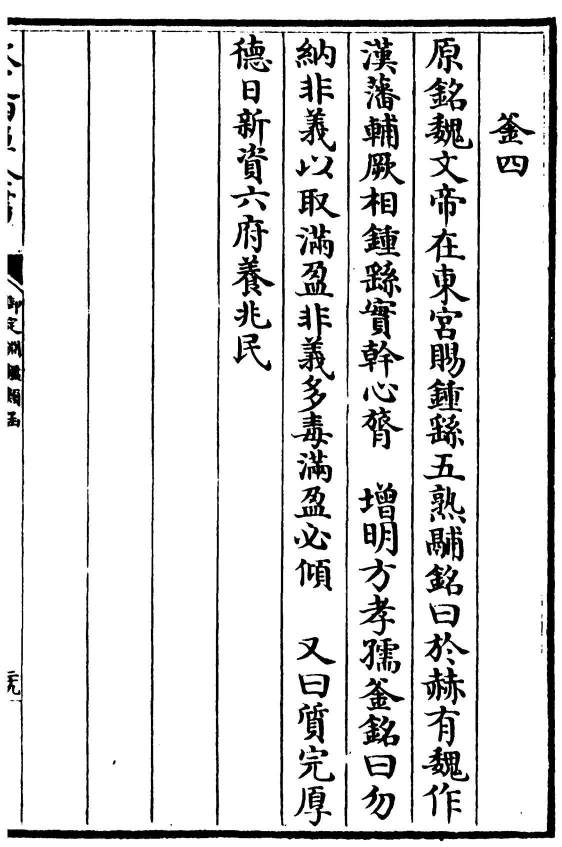
東觀漢記云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火　史記云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

生魚　增化翁

後漢書云范丹為萊蕪長遭黨錮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河圖云漢高祖觀汶水見一黃釜驚却反化為一翁青言劉季何不受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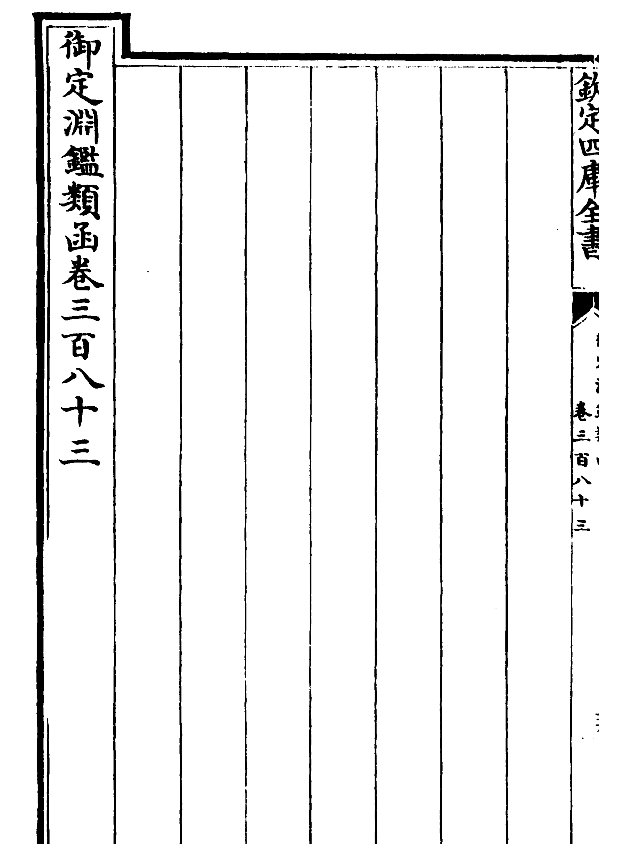
有圓蓋　為平底

異苑云長山朱郭夫妻採藻澗濱見二銅釜沿流而下取之而歸有圓蓋中滿銅器光輝曜目自然作聲郭懼運著北山埋之而後賣釜與人主載出為貨船無故自覆失釜所在　晉諸公讚云杜預欲為平底釜謂欲省薪火黃門郎賈尋於世祖前面折預曰釜之失下以備沃洗今若平底無以去水預亦不能折也



釜四

原銘魏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熟鬴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鍾繇實幹心膂　增明方孝孺釜銘曰勿納非義以取滿盈非義多毒滿盈必傾　又曰質完厚德日新資六府養兆民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三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四

器物部三 盤 樽 卮 杯 盌 盂 鉢 甌 甕 罌

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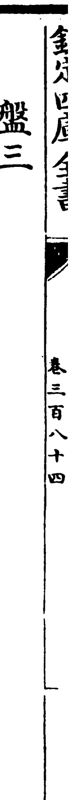
增說文曰盤承槃也 原周官曰玉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禮記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孫卿子曰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增淮南子曰窺面于盤水則圓

于盂水則修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修者皆所自竄之異也

盤二

增搜神記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得耳疾醫為挑治得卵大如繭盛以瓠離之以盤俄而卵化犬因名槃瓠　原左傳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

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于殿上遂左手持盤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録録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增陳思王集曰明帝承露盤在芳林園中上盤徑四尺九寸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浴室中有雙長生樹又安槃受十斛于二樹之間　沈約宋書曰高祖儉諸子食不過五醆盤　隋書曰上賜王公以下射楊素箭為第一上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巨萬賜之



盤三

原五辛　雙玉　風土記云楚人元日上五辛盤張平子詩云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承露　貯水　史記云漢武帝造柏梁銅柱承露盤三輔黃圖云董偃以水晶為盤貯冰同色侍者謂冰無盤必融濕席誤拂盤墜碎

增落珠　響玉　白樂天詩云大珠小珠落玉盤　棊天要覽云響玉棊盤與律聲相應

饋璧　置錢　左傳云晉文公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餐寘璧焉　五代史云謝彥章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授之兵法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伍之狀示以進退出入之節

原盛桃　增受橘　漢武內傳云西王母

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承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　謝惠連橘賦云受以玉盤登君子堂

滴雨　**墮星**　宋史云楊佐為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底有柏木為幹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幹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之以下稍能施功晴則亟止楊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唐書云湯悅見飛星墮水盤中掬吞之文思日奇

原知寒　**增占景**　白帖云顧彥先云銅盤之凍知萬里之寒　潛確類書云郭江州有占景盤銅為之底上出細筒殆數十用時酌清水揷繁花挿筒中十餘日不衰

蒸雞　**釣魚**　晉四王啟事云惠帝還洛陽道中有老人蒸雞素木盤中盛以奉帝　後漢書云左慈有術于銅盤中釣鱸魚

漆畫　**犀**

鏤晉陽秋云武帝時御府令蕭譚承徐循儀疏作漆畫銀盤詔毀之 劉義恭啟事云恩旨以犀鏤金錯酒杯盤垂賜

盛櫻桃　貯槟榔 藝文類聚云漢明帝以赤瑛盤盛櫻桃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桃同色皆疑是空盤 南史云劉穆之微時嘗造妻家已食畢求槟榔妻兄弟曰君常苦飢何忽須此及任丹陽召妻兄弟以金盤貯槟榔一斛贈之

盤四

增春盤 四時寶鑑云立春日唐人作春餅生菜號春盤

卮盤 出白帖

小盤 吳志云焦征羌自享大案殽膳而以小盤飯與步卒惟菜茹而已

大盤 出白帖

殘盤 郭子云王光祿曰正得殘盤冷炙

遊盤 鄴中記云石虎會上御食遊盤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醆雕

飾並同其參帶之間菜萸畫微如破髪近看乃得見動遊盤則圓轉也

丹金盤 抱朴子云以丹金為盤置食其中令人長生

原白玉盤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白玉盤盤中有玉龜

增象牙盤 古樂府云琉璃琥珀象牙盤

水晶盤 交州雜事云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縹紺水晶盤各一枚

瑪瑙盤 唐書云裴行儉初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不貲番酋將士願觀馬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采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瑠璃盤 唐書云代宗時路嗣恭進琉璃盤徑九寸以為至寶及破元載家得琉璃盤徑一尺

黃金盤 後魏書云太武帝作黃金盤十二具鏤以白銀錯以玫瑰珠玉

烏瓦盤 脩復山陵故事云武帝悼后玄宮漆烏瓦盤一枚

吐銅盤 續齊諧記

云許彥遇一書生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前行息樹下生口吐一銅盤具肴饌酒數行又吐一美女子美男子共酌日晚生悉納口中留銅盤與彥

畫粉盤 唐書云吳越王錢鏐置粉盤于卧內有所記即畫粉盤中

賜沈羲 神仙傳云沈羲為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案玉盤賜之

與許彥 見上

轉十二時 潛確類書云唐內庫有一盤色正黃圍三尺四周有物象如辰時草間皆戲龍轉巳則為蛇午則成馬號十二時盤

原廣五十丈 神異經云西北荒興國有金樓上有銀盤廣五十丈中有明珠大數丈光照千里

盤五

原詩 梁沈約咏竹檳榔盤詩曰梢風有勁質柔用道非

一平織方以文穹成圓且㝐
原賦魏毌丘儉承露盤賦曰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
靈草緑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以横施龜
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襍遝衆多若乃摩制模
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淳均撰蘭
籍簡良辰采名金于崑丘斬扶桑以為薪詔燭龍使吐
火運混元以陶甄毆陰陽而役神物豈取力于烝民用
能弗營不日而成匪雕匪斲天挺之靈雄幹碣以高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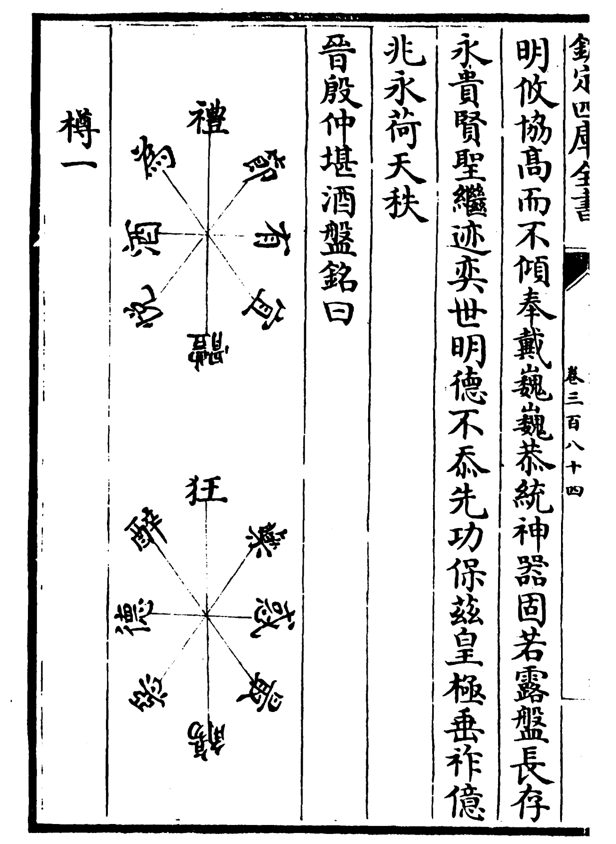
干雲霧而上征蓋取象乎蓬萊實神明之所憑峻極過于閶風鳳髙翔而弗升逺而望之若紫霓下鄰雙鶡集焉即而視之若璆琳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既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竒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虗設于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于飛雲

原銘後漢蔡邕盤銘曰華盤就用以享嘉賔内納其實外若元真　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舉清

觴又成口實　魏毌丘儉承露盤銘曰赫赫聖魏紹天
惟則承露瑰生爰昭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
盤厲彼青雲修莖擢擢高茀可及仙掌岧岧零露是集
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
后斯同以祈眉壽以保萬邦　曹植承露盤銘曰苕苕
承露峻極太清神石礧硊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
英和氣四充翔鳳所經匪吾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闌度
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

明攸協高而不傾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迹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兹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

晉殷仲堪酒盤銘曰



樽一

增說文曰樽酒器也罍龜目酒尊也木刻爲雷雲象其施不窮　原爾雅曰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樽也　增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原周禮曰六樽犧樽刻牛形象樽象形著樽底著地壺樽大樽太古瓦樽山樽刻山雲形以待祭祀賔客之禮　增又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讀酢也秋嘗冬烝祼

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原禮記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　又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犧象周尊　增又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黄目　又曰尊壺者面其鼻　又曰汙尊而抔飲　又曰黄目鬱氣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

之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　原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黄以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于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于失性一也　增又曰淳朴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又曰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千尊而行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　原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尊邪過者斟酌各得其宜　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于色言其輕也挈一石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况

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内之事者毋二者重于尊亦遠矣

增又曰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龍蛇虎豹曲成文章

風俗通曰坐不移尊俗說凡宴飲者移轉尊酒令人訟諍 博古圖曰

有周乙舉尊鱓謂之舉象尊全作象形而開背為尊皃尊觚

尊夔龍尊

尊二

原漢書曰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

事邑唯樓護自安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

賔客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坐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　東觀漢記曰王霸擊賊作倡樂賊射營中霸前酒尊霸坐不動　增後漢書曰章帝建初七年槐里岐山得銅尊一枚　東觀漢記曰章帝時美陽得銅酒尊采色青黃有古文　原晉書禮樂志曰元旦獻白獸尊于殿庭蓋上施白獸獻直言者發此飲之　增晉起居注曰穆帝昇平二年尚書左丞相劉充元日會彭城計佐虞興發白虎尊而羣觀輻湊中蘭臺令史張元不

禁免元令史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尊作金龍于東箱西向龍口金尊受五十斛　梁書曰劉杳博綜羣書嘗于沈約坐語及犧尊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案古者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形亦為牛象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　又曰劉之遴獻古器于東宮有金

銀錯鏤古尊二枚篆銘曰秦客成侯適楚之歲造 六
典曰太常寺唐武德中改隋奉禮郎為治禮郎永徽後
為奉禮郎凡尊彝之制十有四祭祀則陳之一曰大尊
二著尊三犧尊四象尊五壺尊六山罍七槩尊八散尊
九山尊十蜃尊十一雞彝十二鳥彝十三斝彝十四黃
彝

尊三

增上壽 飲福 通典云唐千秋節受朝賀于樓上御座之東置壽尊又于樓前之東南置壽尊

皆有盞斝尚食酌酒以授殿中監上千萬歲壽　玉海云祥符元年九月壬戌禮儀使言皇帝飲福酒以上尊太尉而下以罍令告廟及封禪望令尚食奉御于上尊酌酒以進以交神明之福從之

五獻　七祀　禮記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唐書禮樂志云七祀及功臣配享以壺尊二實醍齊

常滿　原不空　玉海云唐李文暕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以獻　孔融別傳云融常歎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增神龜　銅鶴　玉海云淳化元年十月高麗王治獻神龜壽尊　朝野僉載云韓王元嘉有一銅鶴尊背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則傾側

飾翠羽　絡朱帶　志林云先代不識犧尊但云沙畫之飾以翠羽至魏明帝時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乃知其足形　正義云概尊取橫概之義黑漆為尊以朱帶絡

腹

原賜丞相　增比君子

漢書云賜丞相養年上尊
注糯米酒一斗為上尊稷
為中粟為下
拜相文宗賜以
唐書云牛僧孺對策直言時政後
彝尊龍勺曰精金古器以比君子

直千金　受一斛

漢書曰梁孝王有罍尊直千金戒後代
善寶之任后聞而欲得之王襄大母李
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尊予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
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天子
下吏驗問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襄誅　周禮祭器圖
云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刻木為之畫為山雲之形

尊四

增金尊

李白詩云金尊清酒斗
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

玉尊

神異經云西北
荒中酒泉美如
肉清如鏡其上有玉尊取一尊復一尊與天地同休飲
此酒不死又陳思王大魏篇云豐年大置酒玉尊列廣

庭

銀尊 吳越春秋云闔閭女自殺以銀尊送之

瓦尊 潛確類書云陶匏太古禮器也陶謂陶瓦為酒尊匏謂破匏為爵

寳尊 蔡邕論銘曰漢獲齊侯寳尊于槐里

翠尊 七啟云盛以翠尊酌以雕觴

犧尊 玉海云宋天禧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賜酺詔曰思延兒齒廣置犧尊

陶尊 晉書禮志云魏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為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尊元酒

瓢齋 玉海云滎門用瓢齋注滎鄭所祭國門也齋讀為齊取甘瓢割去底以齊為尊

木瓔 李白有山瓔木尊詩見後

璟碧尊 劉楨瓜賦云憑雕玉之几酌璟碧之尊

陽燧尊 劉緯有陽燧尊銘見後

魯壺尊 左傳云昭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如周以文伯宴尊以魯壺

齊倅尊 晏子春秋云晉欲攻齊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倅

尊以為壽公命左右酌尊以獻晏子晏子命撤去之范昭歸曰齊不可伐也吾欲慙其君晏子知之孔子聞之曰晏子不越尊俎之間折衝千里

掘地得 玉海云唐開元九年三月汝州奏魯山縣之堯山白鵲見于許昌縣之唐祠掘地得古銅尊上又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孫請付史官從之

出峽還 廣輿記云英德縣峽山廟有先秦犧尊制作奇古嘗為權貴取去舟出峽風濤大作乃復還廟中

次山抔尊 韻府云元次山居樊上石有窊顛因修之以藏酒曰抔尊銘曰誰能抔飲共比淳朴

東坡義尊 韻府云東坡在黃州鄰近四五州送酒令置一器謂之雪堂義尊

龍鳳方尊 博古圖云有龍鳳方尊蓋商器也

鳳虎二尊 傅玄朝會賦云蹲鳳虎之二尊清酤皆以停淵

尊五

原詩魏文帝詩曰良辰起初節高會構歡娛明爵浮象尊珍善盈豆區　增唐李白詠山癭木尊詩曰擁腫寒山木嵌空成酒尊愧無江海量偃蹇在君門　又曰蟠木不雕飾且將斤斧疎尊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外與金罍並中涵玉醴虛慙君垂拂拭遂忝玳筵居　皮日休咏酒尊詩曰犧尊一何古我抱期幽客少恐消醍醐滿疑烘琥珀獲窺曾撲瀉烏踏經欹仄度度醒來看皆如生死隅　陸龜蒙和皮襲美酒尊詩曰黃金即為侈

白石又太拙斲得奇樹根中如老蛟穴時招山下叟共酌林間月盡醉多忘言誰能作天舌

增賦唐李君房白獸尊賦曰酒以養德則盛于尊尊之用獸可得而言若乃王春會朝初正元吉穆穆嚴宸濟濟良弼元化凝以垂衣讜詞進于造膝則從繩之義斯正投水之言自必是以白獸在司尊彞舉酒攫地空象夫豎鬛揚睛欲聞乎哮吼信頳尾而不啞雖緆鬚而何有俾夫嘉話允臧睟容有光尊則雲飛而山峙獸乃白

質而黒章物盛其容若耽耽而視君能納諫遂諤諤而
昌嘉言既棄用舉夫爵所以展其威儀匪空留乎斟酌
獸之為尊用舍有時獸之喻人猛毅在兹懼威則君之
設謬矣忘諫則臣之節殆而酌之伊何惟器所禀禮殊
百拜味珍千品皇恩既錫且同夫湛湛露斯君德不回
寧比夫厭厭夜飲彼美觩然太階之前與諫鼓而齊致
比樸滿而能全斯期蔵闕用以㸃賢將同衢尊之道幸
注焉而酌焉

孟康期金尊含霜賦曰夫何卜晝之不

暇以清夜之方久垂玉漏之未窮賴金尊兮有酒霜入
室兮夜何長尊含霜而醴澈霜覆醴而金光適足勁乎
玉性亦何傷乎酒香夫如是尊既可賞霜亦可覿味資
蘭桂影奪綃紈疊華彩于銀燭散餘光于玉盤况東堂
清敞北斗闌干在公載宴廢寢相歡心飲氷兮猶熱酒
飛霜兮豈寒斯蓋爲上台之式百辟少牢之設九流明
命充選俾士全謀五㩁立而羣才入鏡三人行而一人
同舟並錯薪于翹楚異攀桂之淹留每賞崇乎夜隙故

尊列而霜浮于是星歲遒盡地有寒沍引颸風烏徘徊玉兎杯上霧起鑪前香覆對尊影而霜含況霜姿而粉傅非兕觥其髹桼乎自舉㑹心絜矩凝然抱素于是執簡為名比玉同貞結而能白沖而不盈光露寢之舊席刻神鐘之遠聲豈獨坐中藏器酒上含情者哉　裴度

黄目尊賦曰動明酌而曼酥騰光澄舊汙而圓規納照

原銘後漢崔駰尊銘曰惟歲之元朝賀奉尊金罍犧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李尤尊銘曰樽設在

堂以俟俊乂三山共承雕琢錯帶　蔡邕酒尊銘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沖古人所箴尚鑒兹器茂扇厥心　晉孫綽陽燧尊銘曰大將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為人虗以含有文以飾身湛此玄醴延我嘉賓興懐寄咏聊以標設詳觀兹器妙巧奇絶酌焉則注受滿則側吐瀉適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元應忘知功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哲　宋何偃常滿尊銘曰貞明麗象㒺食中望唯兹

奇器神絶莫尚斟酌賦受不踰其量晃鷩之詩豈伊異況

巵一

原說文曰巵圜器也一名觛所以節飲食　增應劭曰巵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巵字作觝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　淮南子曰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　文子曰三皇五帝有覩戒之器命曰侑巵　鹽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

卮不能滿　左思曰玉卮無當雖寶非貴　黄庭堅詩
敢乞餘圭刀歸和卯飲卮

卮二

原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入城移師而
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言曰臣
竊譬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
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
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

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酒　史記曰沛公與項羽會鴻門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楯直入帳下羽問為誰張良曰沛公驂乘羽曰壯士賜巵酒彘肩噲飲酒拔劔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曰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　漢書曰高祖奉玉巵為太上皇壽　後周書曰宇文貴射中金巵魏帝因以賜之　增宋史曰張方平使契丹契丹主顧謂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前酌巵酒飲之　又

曰徽宗嘗大宴出玉琖玉巵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蔡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于禮無嫌　元史曰帝宴羣臣于上都行宮有不能釂大巵者免其冠服魏初上疏曰方今内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

巵三

原白玉巵　韓子云棠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巵而無當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飲曰以瓦器空曰白玉巵美而君不以其無當邪曰然空曰為人君漏泄羣臣語猶玉巵無當也空每見出昭侯必獨卧唯恐夢言泄妻妾　注當底也

增黃金巵　白居易詩云玉液黃金巵

鸂鶒巵　瑣言云唐昭宗賜莊宗鸂鶒酒巵翡翠盤

琉璃巵　魏文帝得楊修書云重惠琉璃巵昭厚意

螭首巵　詳下

蟬紋巵　博古圖云有漢建光巵銘曰建光中室有四又漢犧首杯匏斗螭首巵雲雷絶蟬紋巵

匏子巵　逢原記云唐李適之有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盞匏子巵慢卷荷金蕉葉玉蟾兒等酒器

金屈巵　夢華録云御宴酒盃皆金屈巵如菜盌而有手把子

增詩唐元稹玉巵無當詩曰共惜連城寶翻成無當巵
詎慙君子貴深訝巧工隳泛蟻功全少如虹色不移可
憐殊礫石何計辨糟醨江海誠難滿盤筵莫妄施縱乖
斟酌意猶得對光儀　蔣防玉巵無當詩曰美玉常為
器茲焉變漏巵酒漿悲莫挹樽俎念空施符彩功難補
盈虛數已虧豈惟孤玩好抑亦類瑕疵清越音雖在操
持意漸隳賦形期大匠良璞物同斯
原賦晉傅咸汙巵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巵者小兒竊弄

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為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有金商之瑋寶禀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氷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于醜穢豈厥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匜之不若

原頌後漢崔駰漢明帝頌曰帝乃負扆執冑覆珪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巵

杯一

增方言曰盃槭盞盌⿱楊皿⿱厤皿杯也秦晉之郊謂之盃自關而東趙魏之間曰槭或曰盞或曰盌吳越之間曰⿱楊皿齊右平原以東或謂之⿱厤皿杯其通語也　原禮記曰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見親之器物哀則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為也卮匜之屬也　莊子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文子曰清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言閭河水不見泰山

杯二

原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盍不為寡人壽叔牙奉杯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　漢書曰元帝徵貢禹為諫議大夫禹奏臣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王嘉為丞相數上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

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豈兒女子邪何為咀藥而死遂隨使者詣廷尉　又曰朱博為御史大夫為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為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增晉咸康起居注曰詔送遼東使段遼等鸚䳇杯　唐書曰胡楚賓屬文敏速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山堂肆考曰唐寧王有熌玉杯　唐書曰柳

公權工書公卿貺遺巨萬主藏奴或盜用嘗貯杯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詰　韻府曰韓魏公開宴吏碎玉杯公曰非故也　宋史曰章鑑歸田里有告其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衾卧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歎其清約　明紀曰石璞河南臨漳人歷官清介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器前列金杯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

滿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去

杯三

原飲霞 **增**收露 論衡云河東項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悽愴飢欲食輒飲我流霞一杯每飲數月不飢 漢武故事云武帝作承露盤仙人象擎玉杯以收雲表之露

紫霞 明月 王禹玉上元應制詩云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 神仙傳云劉剛未仙時姮娥降共飲留一明月杯云以示世人

原常滿 **增**自煖 十州記云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杯于庭中以向天比旦

而水升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開元遺事云唐內庫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杯足上有鏤金字曰自煖杯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吹如沸湯

三雅　七寶

曲論云劉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容六升小曰季雅容五升于志寧詩云俱裁七步咏共傾三雅杯　樂史云李太白後序太真妃持玻瓈七寶杯酌蒲萄酒

鶴頂　原蝦頭

劉欣期益州記云鸂鶒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為酒杯即今之鶴頂也　南越志云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金銀鏤晉康州刺史常以杯獻簡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于外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安遠曰即三旬後庭將有喜慶者

增　照蛇　化燕

廣輿記云唐應彬為汲令夏至日主簿杜宣造謁命酒時北壁上偶懸赤弩照入杯形如蛇宣心畏之不敢不飲歸即腹痛妨眠食諸方不效彬從壁次顧見懸弩

曰必此也載宣于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告之故宣遂解立愈晉書樂廣事同　神仙傳云左慈能分杯飲酒曹操欲殺之為設酒試之慈拔簪以畫杯杯即斷飲畢以杯擲屋棟懸著化而為雙燕良久乃復墮于地遂失慈之所在

蕉葉　瓜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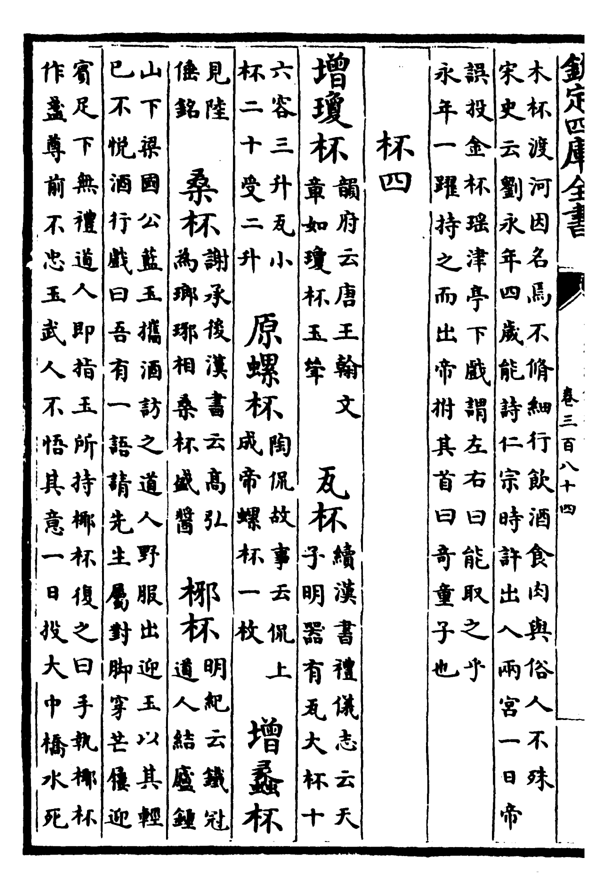
志林云蘇東坡云吾兄子明飲酒三蕉葉吾少時望見酒杯而醉至今亦能飲三蕉葉矣　十國春秋云景宗令匠鍛銀葉為杯賜羣下飲銀葉既柔弱因目之為冬瓜片又名曰醉如泥酒既盈則不復置他所惟飲盡始釋手後與劉光祚遊華岳逢道士以桃核取瀑泉盥漱卒以半片見授遂名為桃核杯

傳國　照世

五代史云唐明宗時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馮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　潛確類書云撒馬兒罕國有照世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渡河　投津

高僧傳云杯渡和尚不知姓名常乘



木杯渡河因名焉不脩細行飲酒食肉與俗人不殊宋史云劉永年四歲能詩仁宗時許出入兩宫一日帝誤投金杯瑶津亭下戲謂左右曰能取之乎永年一躍持之而出帝拊其首曰奇童子也

杯四

增瓊杯 韻府云唐王翰文章如瓊杯玉斝

瓦杯 續漢書禮儀志云天子明器有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受二升

原螺杯 陶侃故事云侃上成帝螺杯一枚

增蠡杯 見陸倕銘

桑杯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為瑯琊相桑杯盛醬

椰杯 明紀云鐵冠道人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脚穿芒屨迎賓足下無禮道人即指玉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杯作盞尊前不忠玉武人不悟其意一日投大中橋水死

求其屍不得已而潼關吏奏其月日道人杖策出關計之正玉投水之日也

荷杯 語林云唐李宗閔暑月臨池以荷為杯

藤杯 續博物志云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堅可為杯以酌酒有文章映徹可愛士人投酒能消宿醒

鸂鶒杯 山堂肆考梁宴魏使魏肇師勸鸂鶒杯徐君房飲不盡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為玩亦以為罰今日不得辭也

鴛鴦杯 雞跖集云唐張易之與李迥常以鴛鴦杯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也

瑪瑙杯 見錢起歌

水晶杯 韻府云武德二年西域罽賓獻玻瓈水晶杯

車渠杯 梁簡文集云車渠屢酌鸂鶒驟傾車渠鸂鶒皆指酒杯俗傳車渠為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

琥珀杯 韻府有琥珀杯綠瓷杯婁尾杯

白木杯 班彪上啟事云官吏二千石布襦羊裘以白木杯飲食飾虛欲以求名采譽

碧

瑤杯潛確類書云仙家三寶有碧瑤杯紅甤枕紫玉函玉清女以贈韋弇　玉交杯李義山詩
云氷簟且眠金縷枕瓊筵不醉玉交杯　霞文杯劉孝綽詩曰共擒雲氣藻同舉霞文杯
獻闕下史記云漢文帝十七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闕下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平所言詐下吏誅
貨市上漢武故事云上崩後鄠縣有一人于市貨玉杯吏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茂陵中物
霍光呼問說市人形貌如先帝　有蘭桂真率齋筆記云關闕贈余本明以青華酒杯酌酒輒有異
香在內或有桂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之若影乾則不見矣余寶之　生菌芝永嘉郡記云君
郭山表君廟神降祝史以神前杯灌地以大菱杯覆之有頃發杯而菌芝生于杯下　頭沒杯曹瞞
傳云魏太祖與人談論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笑至于頭沒杯案中餚饍皆污巾幘　掌覆杯

杜甫詩云教兒且覆掌中杯

欲飲則舉 謝氏詩源云金母召羣仙宴于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驚波之曲坐有碧玉鸚鵡杯白玉鸕鷀杓杯乾則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

不傳自至 葛仙別傳云仙公為客設酒不令人傳之見杯自至人前若不盡者則杯不去

原象箸加玉杯 韓子云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者必不加于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豹胎

簞瓢勝玉杯 王逸子云顏回之簞瓢則勝慶封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絕殊也

杯五

增詩唐杜甫鸂鶒杯詩曰雕琢形儀似隴禽綠楊影裏可分斟坐間恨不能言語說我平生酒量深　錢起瑪

瑙杯歌曰瑶溪碧岸生奇寳剖質披心出文藻良工雕
飾明且鮮得成珍器入芳筵含華炳麗金尊側翠斝瓊
觴忽無色繁絃急管催獻酬倐若飛空生羽翼湛湛蘭
英照豹斑滿堂詞客盡朱顔花光來去傳香袖霞影髙
低傍玉山王孫彩筆題新咏碎錦連珠復輝映世情貴
耳不貴奇漫説海底珊瑚枝寧及琢磨當妙用燕歌楚
舞長相隨
原銘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歡民之失

德乾饑以懲　梁陸倕蠡杯銘曰用邁羽杯珍愈渠椀實同蠡測形均樸滿伊我疲病獨居無伴所不比㲃誰誚誰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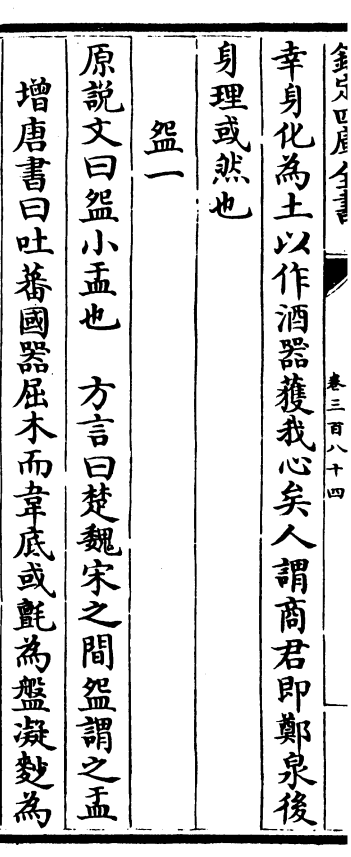
增傳明劉啟元商君商君酒杯傳曰商君姓陶名一中家于饒之景德相傳先世居河濵有曰器者型虞舜之化以不苦窳稱及舜賔四門嘗柄用之封商丘世襲商君之號商生而縝密顔色光澤叩之音響清亮有識者曰此廟堂器也豈破窑中能久羈乎陶族多用于時有職精

膳者有職珍羞者有職掌醢者商皆畀下之獨與錫山壺子麯城陸胥相友善其出處必偕始胥因壺子納交于商商賴其麗澤顯名于世會良辰上方宴客敕有司治具懸樂以待時主爵之人羣下薦商君太常之人羣下薦壺子良醞署之人壺商因薦陸胥上曰陸生醇儒肯為我來邪乃使壺子持節往召頃之陸胥與壺子俱來商君候于席側導陸生遍謁諸客人人浹洽謂商君親已無不口銜其澤者上歡甚常執商手問曰陸生風

度得如商郎否商對曰陸生汪汪如波千頃臣雖日與
漸涵不能測也上曰不有御安能親陸生使我心醉邪
他日羣臣賀千上賜宴于瓊林預語商曰聞古賔莛有
監有史我欲令子揚觶兼廵按諸在坐者于子何如商
對曰臣聞丈夫磊落如珠走盤將終不能令人起敬邪
至期商甫就席諸座客皆擎拳曲跽持之如執玉奉之
如捧盈惟恐少有所傷見禮于人若此壺不平每以口
侵凌之幸其滿而覆也商覺遽反之曰胡不嚴如瓶之

戒邪商日被寵渥上常以右手提攜而自視與瓦缶同絶無驕溢色誰謂其器小易盈哉無何金城賈氏及玉卮子以奇巧得幸與商爭寵商謂之曰安静之器㟝愊無華若輩雖金玉其相追琢其章衹為富貴家役使耳孰若我出自陶穴登之廟堂下至闤闠閭閻無富無貧無貴無賤無不捧我掌中口相授受又安用炫耳目之觀為哉商行已甚潔喜與持重者遊嘗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又曰我雖涼薄必不墮于庸人之手

苟持我不謹即能虀粉我我亦不往也蓋知自重哉然
以久握機權微有瑕隙可指上亦將厭擲之遂連表乞
骸上可其請以商嘗從越名士遊修竹茂林間賜曲水
為湯沐商感上之恩屢欲捐軀雖家食每飯不忘聞召
即赴未嘗以寒燠辭居恒以侑器為監可滿而不可覆
可虛而不可欹即坐客有號呶者商中立自如徐規之
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慎勿使我為漏卮哉考之古吳
有鄭泉者性嗜酒臨卒謂家人曰死必葬我陶家之側



幸身化為土以作酒器獲我心矣人謂商君即鄭泉後身理或然也

盌

盌一

原說文曰盌小盂也　方言曰楚魏宋之間盌謂之盂

增唐書曰吐蕃國器屈木而韋底或氈為盤凝麨為盌

盌二

原吳志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為前部督受敕斫敵前營

孫權特賜米酒衆肴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之曰卿見知于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盌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增晉陽秋曰王敦許周訪荆州又授梁州訪怒敦書諭之遺以玉環玉盌訪投玉盌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　世說曰王大將軍尚主如廁即還婢擎金盤盛水琉璃盌

盛澡豆見澡盤　又曰王導舉琉璃盌謂周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寶器何邪　晉義熙起居注曰詔林邑王范明達獻金盌一副蓋百副　北齊書曰魏收訪盧叔武留收良久食至但有粟餐葵菜木盌盛之片脯而已

隋書曰隋文帝時突厥獻七寶盌　元史曰至元八年巴延以百家奴前後戰功上聞世祖大悅以良家女及銀盌一賜之

盌三

增金盌韻府云崔少府女亡有金盌著棺後盧充與之幽婚女以金盌贈之 瓦盌高僧傳云西明深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著瓦盌

酒盌黃山谷詩云更當力貧開酒盌 茗盌韓詩云茗盌纖纖捧

粉盌晉陽秋曰武帝時魏府丞蕭譚丞徐修儀疏作漆畫銀帶粉盌詔殺之

漆盌東宮舊事云漆盌子一百枚 車渠盌崔豹古今注云魏帝以車渠石為酒盌

水精盌抱朴子云外國作水精盌實是合百片以作之交廣間多得此法俗人乃云水精是自然之物又陶侃故事云侃上成帝水精盌一枚

原琉璃盌文士傳云潘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琉璃盌使客賦之尼于座立成又晉咸康起居注云詔賜逯東段逯等琉璃盌

增白石盌交州雜記云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青白石盌一口白水精盌二口 盛書水

泰嘉妻與嘉書云今奉金錯盌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盌一枚可以服藥酒

貯冷物 樞要錄云元載凡飲食貯冷物以琉璃盌熱物用泛水磁器有三千事

原置井邊 潯陽記云龍窟有深潭有人于此洗銅盌忽浪起水長失盌此人後見置城裏井邊

增出人間 唐杜甫詩云昨夜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

盛美酒 李白詩云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盌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進靈液 韓詩云靈液屢進玻璃盌

盛水不耗 孔帖云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

置錢皆滿 秘閣閒談云巴東下巖院僧水際得青磁椀折花及來其中皆滿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富厚僧年老擲盌江中謂徒弟曰不欲爾等增累累也

盌四

增詩唐杜甫于韋處乞大邑磁碗詩曰大邑燒磁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盌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原賦魏曹植車渠盌賦曰惟斯盌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湄釆金光以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玄素之煒曄帶朱榮之葳蕤縕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颻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于西野彌百葉而莫希于時

乃有明篤神后廣被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兹寶于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姸麗之殊形華色燦爛文若點成黼黼雲蒸蜿蜒龍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驚雖離朱之聰目由炫燿以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超羣寶而特章俟君子之閑宴酌甘醴于斯觴既娛情而可貴故永御而不忘　應瑒車渠椀賦曰

惟兹碗之珍瑋誕靈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瓊露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噏朝霞而發榮紛玄黄以彤裔

曄豹變而龍華象蜿虹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色鱗聚卓度詭常絪緼雜錯乍圓乍方蔚術繁興散列成章揚丹流縹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内外齊光　徐幹車渠碗賦曰閑德應規巽從易安大小得宜容如可觀盛彼清醴承以琱盤因歡接口媚于君顔　晉潘尼琉璃碗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瑋兹碗之獨奇濟流沙之絶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㠁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瑤鄰沙棠與碧

林瞻閬風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光映日曜圓成月盈
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舉茲盌以酬
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烱晃以內澈清醴瑤琰而外見
陳江總瑪瑙碗賦曰翠羽流霞之杯諒無聞于瑋麗
豈匹此之奇瓌爰覩殊特臻自西國狀鷲鶴之㸃潰似
遊龍之剖刻士衡譬之雲采中郎羞其馬勒于時北園
清夏東閣浮涼山交枝而影雜水沈葉而流香蟬無風
而咽短鶩出迴而飛長副君海渟岳峙紙落金鏘獲阿

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寶出崑崙之仙阜觴即玄洲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盌稍酌而延壽仰天縱之體物銘歛器兮何有

原表梁諸葛恢表曰詔云行當别離以為悵罔分致氍毹一劒一琉璃盌一貴達心領録之天恩望極天地施鈞不異遠近

盂一

增說文曰盂飲器也　韓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人猶

水也盂圓水圓盂方水方　涼州異物志曰琥珀作盂瓶　夢華録曰京師酒店純用銀器雖一人盌遂之時亦用銀盂注盌遂一盌遂行也

盂二

增漢書曰東方朔上嘗使數家射覆置守宮于盂下使射之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黄門以瓦盂盛茶上至尊　宋史曰夏將嵬名山弟夷山來降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盂名山小吏受而許降名山

未之知也

鉢一

增玉鉢 北齊書云齊神武長女為魏孝武后被廢復配元韶魏室竒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

銀鉢 二石偽事云佛圖澄死以生所服金杖銀鉢送終後開棺視之惟見杖鉢存焉

衣鉢 傳燈錄云池州使君問五祖曰會中有五百僧不付衣鉢為甚却付與盧行者五祖曰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

瓶鉢 又云守清禪師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𥨊一鉢到處是生涯

原鍊懸 支僧載外國事云佛鉢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婆越國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圖髙四丈七層四

壁裏有金銀佛象悉如人高鉢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金絡絡鉢鍊懸鉢鉢是石也其色青

車載

法顯記云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國取佛鉢既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去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無緣深自愧歎即于此處起塔及僧伽藍

青玉鉢

西域傳諸國志云佛鉢在乾陁越國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願一把滿亦隨言也

衆香鉢

維摩經云維摩居士遣八菩薩往衆香國禮佛于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飯與之

水精鉢

交州雜事云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臨邑王范熊所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

增龍腦鉢

宋蘇軾宸奎閣碑記云大覺禪師持律嚴仁宗賜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上嘉之

原生青蓮

佛圖

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

增升白氣 廣輿記云無言和尚姓李氏精宻數法嘗持一鐵鉢入定欲晴則鉢內火光燭天遂霽欲雨則鉢中白氣上升遂雨蒙氏封為灌頂法師

原盛乳糜 支僧載外國事云摩竭提國在迦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貝多樹去摩竭提三十里一名毘波黎佛唯在此一樹下坐滿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尼連禪河浴浴竟于水邊噉糜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可百步許然後鉢復流河中迦梨郍龍王接取鉢在宮中供養

增滿香飯 興苑云司州衛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常誦經長齋堂衆僧未食俱望見空中有一物下既落其前乃是天鉢滿中香飯度以晉惠懷之際得道

攪鉢求雨 明皇十七事云明皇令無畏三藏求雨以一鉢水小刀攪之須臾有龍如指大入鉢復攪呪之白氣自鉢中出大風雨

擊鉢成詩

梁王僧孺傳云齊竟陵王子良嘗集學士刻燭成詩四韻則刻一寸以此為率蕭文琰曰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詩成皆可觀覽

鉢二

原啓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竒見符神鼎撤膳器于珍羞之席降寶玩于蓽瓢之門　梁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曰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貴寶尊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閱衆靈于器中弄神奸于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慙漢世

少君有覿遥羞齊寢

甌一

原方言曰甌瓴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瓺自關而西謂之瓴其大者謂之甌　增又曰自關而西盎之小者謂之甌　通俗文曰小甌曰瓺　淮南子曰狗彘不擇瓴甌而食　東方朔七諫曰瓴甌登于明堂周鼎潛于深淵

甌二

原盛香　袁彥伯羅山疏云善道門尸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

人慨然其業行殊異當蟬脫解骨耳石室中先有甌盛香得便掃除燒香

化丹 抱朴子云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甌盛置之猛火土皆化為丹以此丹金為盤盌食其中可令人長生

增玉手捧 韻府云裴航至藍橋嫗曰雲英擎一甌漿來儀于葦箔下出雙玉手捧瓷甌飲之真玉液也

犀筯擊 又云漢成帝欲立飛燕謝后歌歸風送遠之曲以文犀筯擊玉甌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

起素濤 茶歌云碧玉甌中素濤起

飲玉液 見上

覆案上 唐書云玄宗命相先書名置案上舉金甌覆之謂太子曰此宰相名也其誰乎射中賜卮酒肅宗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

擲波間 宋史云淳化三年三月帝幸金明池命為競渡之戲擲銀甌于波間令人泅波取之

賜諸葛恢 諸葛恢集云詔賜恢白甌二枚

投徐孝嗣 南史云沈昭畧被召入華

林省飲藥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為破面鬼

甌三

原啓梁皇太子謝敕賚廣州甌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荈采西國浮雲之盌非謂瑰奇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甕一 罋瓮同

原易曰井谷射鮒甕敝漏 增周禮曰大朝覲佐儐共設篚罋之禮 原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

日而食　孝經援神契曰銀甕不汲自隨不盛自盈

增急就章曰係臂琅玕琥珀龍璧碧珠璣玫瑰瓮　宋劉師道詩曰醯雞甕裏天

甕二

原左傳曰齊人伐燕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

增漢書曰陳平家貧居甕牖　華嚴國志曰趙琰青州刺史廳置水甕得貴要之書投于其中　聞見録曰趙普為相屏後設一大甕凡有投利害文字貯其中滿

則焚之通衢因此得謗　宋史曰牟子才八世祖允良生期歲淳化間盜起舉家殲焉惟一姑未笄以甕覆之得免　廣輿記曰陶宗儀天台人至元間避難府城南之亭林里雅好著述雖力耕畎畝恒以筆硯自隨置一甕樹下有所得即書以投其中久久成帙曰南村輟耕録

甕三

增藏書　積筆東坡詩序云唐房琯與道士邢和璞出游至夏口村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

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邪因悵然悟前身為永師也　尚書故實云孫智永學書積年禿筆十八甕

原

雷鳴　雲出

淮南萬畢術云取沸湯著銅甕中堅塞之内于井中作雷鳴聞數十里　幽怪志曰曹著為建康小吏忽為廬山府君所迎見府門前有大甕可受五百石風雲出其中

藏金　增流錢

晉書云隗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妻曰吾亡後五年有詔使來此亭姓龔負吾金可持此版責之至期龔使者止亭中妻齎版往責使者筮卦曰吾不負金賢夫有金五百觔盛以青甕覆以銅柈埋在堂屋下掘之得金　唐餘録云建安人見山下數錢流出至山半有大甕錢滿而歆于是推正石揩之取五百餘歸將再盡取而亡其甕夜夢人曰錢有主向為甕歆以五百僱爾正之爾

貯露　作酪

韻府云黃帝時甕堯時猶存貯瑪瑙露中時淳則滿時澆則竭　王隱晉書云太孫臧外祖蔣廸作

酪當釀未成大甕自行地打酪甕破間景養養曰當生太子儲副

備城壘牆

墨子云備城百步一井井十甕 正字通云明姚廣孝選軍中器械聚甕甕罌牆甕口向内外過者不聞聲以聲為甕所收也

原出婦 藏賊

六帖云魏管輅有人失妻輅卜之令于東陽城門候擔豚人至與共鬬豚走逸追之豚入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東覩漢記云王渙與洛陽令方畧捕賊賊乃藏大甕中恐擒獲

丈人抱 吏部眠

莊子云子貢入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抱甕而灌子貢曰有械于此用力寡而見功多其名為槔丈人忽然作色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晉書云畢卓為吏部郎性嗜酒比舍郎酒熟因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增活一兒 投二媼

冷齋夜話云司馬溫公幼時與羣兒

戲一兒墜大甕水中羣兒驚去公以石擊甕水迸出兒得不死至今京濟間為小兒擊甕圖　唐書云武后嫉高宗廢后王氏並蕭良娣刖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

納周興　瘞陳諤

唐書云天授中人告周興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内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　明紀云永樂中陳諤為人剛介直諫觸禁上怒命為坎瘞之露其頂諤歎息謂其人曰吾今日乃為火甕所苦問其故罵曰咄嗟汝不知邪朝廷瘞人當以瓮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七日不死釋還職

原坐岳飛　置胡廣

宋史云岳飛生未彌月河決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　世說云胡廣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甕投于江湖見甕流下人聞兒啼取兒養之遂位登三司廣不持本

親服云本親以我為死人深識之

浸道士

煅顛仙

集仙傳云王老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忽遍身瘡瘍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為置酒滿甕道士坐甕中三日鬚髮皆黑如童子曰能飲此酒可仙去時方打麥全家飲之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空中猶聞打麥聲 明通紀云太祖時有周顛仙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南昌舉錯譎詭人莫能識至金陵遇上出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首詞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命覆以甕積薪煅之火息起視正坐宴然

藏鸜鵒 增

置蜥蜴

白帖云張華養白鸜鵒華自外來並以家事告之華出後童僕恕乃藏甕中 韻府云置蜥蜴于甕中祈雨事

有黃虀

原得素書

韻府云貧士有三百甕黃虀 鍾離意別傳云意為魯相脩夫子廟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瘞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問戶曹

此何甕曰夫子甕有丹書人莫敢發意發之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枚張伯懐其一

甕四

原酒甕　金樓子云禰衡云荀彧可强與言餘皆酒甕飯囊爾

增飯甕　童謡云二月刈禾傷早九月晌糕正好十月洗蕩飯甕隋五行志云豐年之祥東坡詩云助爾歌飯甕

原金七甕　白帖云宋渭南耕者得主父偃七甕金

酒五甕　白帖云周覬藉其家絜數麗酒五甕而已

覆酒甕　晉書云陸機聞左思欲作三都賦曰須其成當以覆酒甕爾

覆醬瓿　後魏書云揚雄著太玄當時不免覆醬瓿

增從人求酒器　類說云有人自稱成德一

破酒甕

懸樹作聲明通紀云成化中山東民穿窖得古塚一甕貯水輒涸懸樹上作聲怪而破之識者云此寶器能照數里　抱甕釀酒語林云羊稚舒冬月釀酒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一人酒速成而味好　置甕投書見前趙琰

甕五

增詩唐陸龜蒙咏酒甕詩曰候煖麴蘖調覆深苫蓋盡溢處每淋漓沈來還濎濙嘗聞清涼酎可養希夷性盜飲以為名得非君子病　皮日休和陸魯望酒甕詩曰堅淨不苦窳陶于醉封疆臨溪刷舊痕隅屋閑新香移

來近麴室倒處臨糟牀所嗟無比鄰余亦能偷嘗

增賦唐衛棨甕賦曰古人得象兮創經營肇彼羣槖兮

疏厥名瞻兹甕之為質乃陶人之所成非耳目之華侈

留器用之深情若乃虗以為量滿而戒溢内容乃體外

堅其質在埏埴之厥初諒邀竒于斯日濟家人之攸務

故陳子乎虗室藏用所資詎可談悉至如原憲貧病蓬

戶攸居以甕為牖含風自虗知道而樂其神晏如及夫

漢隂抱甕高情悠邈絶乎澆風敦其至朴同夫人道于

焉卓犖若夫吏部既醉秉輿來眠漏傳永夕酒泛如泉酣飲無度其人在旃考異宏圖徵奇遐紀條支之鳥卵猶類園人之蘥形可擬非心虗之可測徒耳聞而是矣厥品之為用自禮經以疏跡固有順于時須乃全之而不易含虗而稱從宜所適粵若稽古兮聖唐銀瓮常滿兮珍光靈液滋兮寶物用呈絕瑞兮詠太康小子同瑩爝之微火耿光疑于斯章

罌一

增說文曰罃備火長頸瓶也　又曰罌缻也缻小口罌也　方言曰罌謂之甈　師古曰罌所以盛酒也　博古圖曰漢湯罌温水器也狀如匏圜而純素有一耳若屈卮舉而置之爐竈間以烹水銅為之重一觔十一兩容三升七合非瓦瓶也　蘇軾詩曰廚裏霜齏到舊罌

又曰年來小器溢瓶罌

罌二

增史記曰韓信擊魏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　漢

書曰趙廣漢為京兆尹实入霍禹第搜索私屠酤椎破盧罌釜斬門關　晉書曰孔嚴父奕有遺酒者奕遥呵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視之一罌果是水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耳

罌三

增酌酒 襄陽耆舊傳云辛仲宣截竹為罌以酌酒曰吾性愛竹及酒欲令二物相並爾

承糟 劉伶酒德頌云捧罌承糟銜杯漱醪

金罌 韻府云唐左相酒名醽醁翠濤貯以金罌十年不敗

銀罌 杜甫臘日詩云翠管銀罌下碧霄

琉璃罌 異苑云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琉璃罌

翡翠罌 歸田録云寳器翡翠罌歐陽修得之梅堯臣能屑金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四